

盧元駿 註譯

說苑今註今譯



盧元駿註譯

說苑今註今譯

天津古籍出版社

說苑今註今譯

盧元駿註譯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 27 號)

新華書店天津發行所發行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24 印張

1988 年 5 月第一版 1988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670

統一書號: ISBN 7-80504-092-3/K·23

定價: 27 元

影印說明

說苑二十篇，西漢劉向撰。劉向曾領校秘書，說苑就是他校書時根據皇家藏書和民間圖籍，按類纂輯的先秦至西漢的一些歷史故事和傳說，並夾有作者的議論，藉題發揮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觀念，帶有一定的哲理性。如果以分析的眼光去閱讀，會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啓示。

由于書中取材廣博，採獲了大量的歷史資料，所以給今人探討歷史提供了許多便利之處。書中記載的史事，有的可以與現存典籍互相印證。有的記事與史記、左傳、國語、戰國策、荀子、韓非子、管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相出入，對考史者足資參考。有些古籍已經散佚，但在說苑中却得存一二，吉光片羽，尤爲可貴。如君道篇第一章載師曠言云：「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繫于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類有師曠六篇，早已散佚。師曠的這段精辟的議論，疑即出自師曠六篇。此類例子，在說苑中還可以找到不少。

近年陸續出版了幾部說苑的訓譯之作。在這些著作中，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盧元駿先生的說苑今註今譯，注釋簡明，譯文流暢，便於一般讀者閱讀。現在影印出來，使較多的人能够利用這一注釋本。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五月

說苑今註今譯

目錄

卷第一	君道	一
卷第二	臣術	四四
卷第三	建本	七四
卷第四	立節	一〇二
卷第五	貴德	一二八
卷第六	復恩	一五九
卷第七	政理	一九〇
卷第八	尊賢	二二九
卷第九	正諫	二七二
卷第十	敬慎	三一二

卷第十一	善說	三四九
卷第十二	奉使	三八八
卷第十三	權謀	四一八
卷第十四	至公	四六五
卷第十五	指武	四九三
卷第十六	談叢	五二三
卷第十七	雜言	五六二
卷第十八	辨物	六〇六
卷第十九	脩文	六五〇
卷第二十	反質	七〇〇

說苑今註今譯

說苑卷第一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弱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今註】 ○師曠，春秋時晉國的樂師。 ○清淨，不紛擾叫清淨。 ○廓然，空濶廣大的樣子。

○蹕然，高遠的樣子。 ○臨，由上向下看叫臨，此處作監督解。

【今譯】 晉平公問師曠說：「怎樣做一個人民的領袖？」師曠說：「做領袖的方法，要儘量給人民減少麻煩，自己要以德感化人民；不要借用政刑，並要愛護人民；任用賢能的人擔任公職，多用耳

且探聽天下四方人的意見；不被一般習俗所限，也不要被左右的人所控制；胸襟開闊，要有遠見；並且要立在超然的地位領導人民，常常巡視或考核大臣們的政績。這是做一個領袖的人所應該有的操持。」晉平公說：「好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⑤！」宣王曰：「善。」

【今註】

○齊宣王，姓田，名辟疆，他是諸侯非法稱王。

○尹文，周人，著有尹文子一書。

睿作聖，睿是聰明的意思，聖是於事無不通叫聖，這句話是說聰明的人可以成聖人。語見尚書洪範。

④岐，指岐山，代表周。

⑤見詩經周頌清廟。

【今譯】

齊宣王告訴尹文說：「怎樣才能做一個領袖？」尹文答道：「做一個政治領袖，要政簡刑

輕，並有雅量能容忍別人。施政的目標簡單，人民就容易服從；法規少，人民就容易守法；不會因為政治問題而犯罪。有遠大的目標理想，就能容納衆人；有恢宏的氣度，就能容納部屬；聖人是很少去干涉天下的事，而天下反而管理得最好。書經上說：『聰明的人可以成聖』。詩人說：『周朝有美德善行，子孫要保持它啊！』」宣王說：「好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今註】 ①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曾親自率師討伐淮夷徐戎，在位四十六年。 ②撙節，趨於法度。 ③藉，貢獻的意思。

【今譯】 成王封伯禽於魯（今山東），是爲魯公，成王把伯禽叫來，告誡他道：「你知道做一個首長的道理嗎？凡是呆在高位的人一定要謹慎，在下層的人才會順着在上位者的行爲，給予規勸，要打開不避諱的大門，讓他們按照一定的法度，從容地來幫助你，對那些敢說直話的人，不要拿自己的威武去嚇他，對他們的話也不要辯正，要廣博地採擇別人的意見，然後才選擇可取的。如果說只有文不能武，就無法威服人民，有武而不能文，人民雖然怕他而不親近他，文武都有了，才能表現威和德；既有了威和德，人民才會親近他，服從他，操守廉節的人可以上通領導階層，那些長於諂媚的小人就被阻塞在下層，敢直言的人能被進用，忠誠信義的人才能被留得住。」伯禽接受成王的告誡，領謝而去。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陳君，君不吾聽而慙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④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⑤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微舒○。

【今註】

○陳靈公，見左傳宣公元年九年及十年。

○泄冶，左傳宣公九年作洩冶，是陳靈公的諫臣，後被殺。

○樹，作動詞用，種植的意思。

④見易經繫辭上，惟本文所引和易經原文稍有出入。

樞機，樞是戶樞，機是弩牙，這句是說戶樞的轉動，或明或闇，弩牙的發射，或中或不中，用以比喻一個人的行動，從本身而發，然後及於物，或是或不是。

⑤見詩經大雅蕩。柔，安；嘉，善。

○微舒，見左傳宣公十年，他從馬房裏射殺靈公。

【今譯】

陳靈公行爲很乖僻，而說話也多不中肯，泄冶說：「陳國快要亡了吧！我趕快不客氣地去

糾正他。可是陳靈公仍然不聽我的話，反而更加不像樣子。在上位的以德感化人民，好像風吹草一樣，東風來了，草就向西邊倒下去，由風的方向決定草倒下去的方向，所以政治領袖的一舉一動，就不可不謹慎。如果種一棵彎曲的樹木，怎能希望它有挺直的身影，政治領袖如行爲不正直，講話不謹慎，就不能保住他帝王的名位，讓他的大名傳到後代去。易經上說：『如果一個君子住在室內，講的話合乎義，那麼在千里以外的人都會響應，何況是跟近的人呢？如果住在室內，言不及義，跟近的人都不會響應他，何況是千里以外的人呢？話從自己嘴裏說出去，影響及於人民；行爲從自己身上表現出去，影響及於廣遠。言行是君子最重要的關鍵所在，由這個關鍵表現出去的，關係到他自身榮辱，君子的至誠可以感動天地，他怎能不謹慎呢？』天地有了運動，萬物就跟着有變化。詩經上說：『你要出言謹慎，注重你的威望儀表，這樣天下也就沒有不安定、不完美了。』就是這個道理。現在你不從謹慎這方面着手，反而任意縱慾，縱不自我滅亡，也將要被他人殺掉。』陳靈公聽了，認爲泄冶是妖言惑衆，把他殺掉，後來陳靈公果然被徵舒所殺。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⑤微^⑥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今註】

①博，以下棋爲戲叫博。

②乘，作車解，一車四馬叫乘。

③有間，有頃之間，張衡東

京賦：「憮然有間」。

④見詩經國風草蟲。惛惛，憂。覲，遇見叫覲。止，詩毛傳說：「止，辭也。」

⑤見論語顏淵篇。

⑥微，無。

【今譯】

魯哀公問孔子說：「我聽說君子不拿下棋作遊戲，有沒有這回事？」孔子說：「有的」。

哀公問：「爲什麼不拿下棋作遊戲？」孔子回答說：「因爲有二部車乘。」哀公說：「有二部車乘的人爲什麼就不拿下棋作遊戲？」孔子答道：「因爲怕作壞事。」哀公聽了孔子的話也就懼怕起來。過了一會兒，哀公又說：「君子討厭作壞事竟討厭到這種地步！」孔子答道：「如不非常地討厭壞事，也就不能非常地喜歡好事，如不非常地喜歡好事，那麼老百姓也就不會特別親近你。」詩經上說：「沒有看到你（大夫妻稱他的丈夫），心裏一直很難過，等到看到你，遇見你，我心裏就很高興。」詩經竟也這樣地讚美一個人做好事。哀公說：「真好！我聽說君子會成全一個人做好事，不會幫助一個人做壞事。如沒有孔子，我到那裏去聽這些話呢？」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

。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①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②在其南，殿山③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④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今註】

①河間獻王，漢景帝之子，名德。好讀書，尤其擁有很多古文先秦舊書。②苗氏，種族

名，古三苗後裔，相傳爲槃瓠子孫。

③大山，即太山，泰與太通，故大山又作泰山，在今山東泰安縣。

④殿山，疑即殿子山，又名大頭山，在河南林縣西北二十五里。

⑤彭蠡，湖名，即今江西鄱陽湖。

西鄱陽湖。

【今譯】

河間獻王劉德說：「堯對天下人心存關懷，尤其注意窮人，同情所有人民遭受痛苦，擔憂

他們不能事事稱心如意。只要有一個人饑餓，他就說這是我使他饑餓的；有一個人受寒，他就說這是我使他受寒的；一個人有罪，他就說這是我使他犯罪的。他的仁義很明顯地擺在那裏，他的德化範圍廣大；所以不需要獎賞，而人民自己就會互相勸勉作好；不必懲罰，而人民就被治理得很好。先寬恕他們，然後去教他，這是唐堯治天下的方法。當虞舜的時候，有苗氏反叛，他所以反叛的原因，因為有大山在它的南面，殿山在它的北面；左邊有洞庭湖，右邊有鄱陽湖；憑着這樣的險要，所以才反叛，夏禹想去討伐他，而舜不答應，說：『教化還沒有盡到力量，再在教化上用力。』後來有苗氏請求歸順，天下人聽到，都責難禹的不對，而稱讚舜能以德服人。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①，方三人，出舉^②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③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攝^④而進之曰：「意^⑤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⑥！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⑦，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⑧」，此之謂矣。

【今註】 ①牧，各州首長叫牧。 ②舉，察舉。 ③舉，薦舉。 ④攝，引持。 ⑤意和噫通，歎詞。 ⑥與和歟通。 ⑦四門，書經舜典：「賓於四門，四門穆穆。」四門就是四方之門。 ⑧見詩經大雅民勞。柔，安；邇，近。這句是說：安定遠方的國家，就像安定近跟國家那樣的容易，以此來奠定我國家領袖的功業。

【今譯】 周公借天子的權位，來給予人民恩德和好處，每方派出三位州牧，讓他們出去調查遠方的人民，凡是遭到饑寒而沒有衣食的，因打官司而失業的，有品德才幹而沒有被任用的，統統要報告天子，天子要召見那些來朝拜的諸侯，告訴他們說：「唉，我的政策恐怕有不對的地方吧！爲什麼我所領導的人民遭到饑寒，而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有因打官司而失業的，有些人很有才幹，而沒有被存舉任用的呢？」諸侯們回去以後，就召集他們的大夫，把天子的話轉告給他們，老百姓聽到都非

常高興地說：「這真是好天子！爲什麼他離我們那樣深遠，而把我們民間的事情弄得這樣清楚，天子那裏是可欺騙的呢！」所以那些州牧就打開四方的大門，看四方的事和聽四方的事，因此，附近的人更加親近他，遠方的人被他安定了。詩經大雅民勞篇說：「安定遠方的國家，就像安定跟近國家一樣，以這種精神來幫助我王建立功業。」就是這樣說法。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①，灑^②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而不怨者，利歸於民也。」

【今註】 ①派，水分流叫派。 ②灑，汎，汎是水盛的樣子。

【今譯】 河間獻王劉德說：「夏禹說人民沒有飯吃，那我就不能去指使他；功雖成了，但對人民無益，我也不能讓他聽從我；所以要疏導河流，開鑿長江，讓它匯通其他的支流，並使五湖的水注入東海，這樣人民是辛勞了，可是他們並不埋怨，因爲這是對他們有益的。」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①

【今註】 ①書經泰誓中作「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譯】夏禹出門看見一位罪人，下車去問他，接着自己就哭起來，左右的人就說：「這名罪人不行大道，所以才會如此，您君王爲什麼也痛哭到如此地步呢？」夏禹說：「在堯舜那時候的人，他們都以堯舜仁愛的心爲心；現在我是一國的領袖，百姓却以他們自己的私心爲心，所以我才會痛哭。」書經上說：「百姓如果有罪，那就是我一個人的罪過。」

虞人與芮人①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②而反③。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④」此之謂也。

【今註】①虞和芮都是古國名，一在今山西平陰縣，一在今山西芮城縣。②閑田，或作閒田，所謂閑田，若封人附於大國，叫做附庸，若沒有封人，就叫閑田。今山西平陸縣有閑原，或叫讓畔城。③反同返。④見書經康誥。敬，慎；忌，憚。

【今譯】虞人和芮人，預備在文王面前互爭自己的成就，等步入文王的境內，就看到他的人民讓禮給士大夫；再走進他的國，就看到士大夫們讓禮給公卿；虞國和芮國的人互相地說：「他的人民讓禮給士大夫，士大夫再讓給公卿，那麼這樣說來，他的領袖也要把國家政治大權讓給別人，而自己不作領袖。」虞芮兩國，他們沒有見過文王本人，可是他們把他們所爭的土地讓出來做爲閑田，然